

萬 有 文 庫

第 二 集 七 百 種

王 雲 五 主 編

四 六 叢 話

附 選 詩 叢 話

( 三 )

孫 梅 輯

商 務 印 書 館 發 行



# 四六叢話卷二十

## 序十二

先師韋編三絕。翼贊前經。文言鑿括乎乾坤。序卦發揮乎爻象。此則序所由昉。序作者之意者也。詩包四始。大序與小序並傳。書總百篇。古文與今文同錄。使非先賢載筆。史臣大書。比興奚自以灼知。遺佚何由而徧考。或謂詩序可存。而書序可刪者。非也。迨元凱發明五例。荀爽撰輯九師。景純退黜六家。康成針砭三傳。此則儒家者流。詮述大意者也。子長作史。序亦多途。書分爲十。鋪陳政典。表列爲八。稽核世年。班范迭乘。沿繼一體。酷吏游俠。創例必書。黨錮獨行。微詞別著。六朝而下。闕文罕見。序說非長。敷義尙侈。腴言勿翦。若乃詳家世而陳緣起。新凡例而綜全書。則司馬氏自序。亦序之一格也。孟堅敍傳。實踵斯作。子雲相如。因自序而爲傳。靈均敬通。卽騷賦以敍懷。彥和序志。夢執丹漆。以南行子元自序。恐覆醬瓿而泣血。修名不立。沒世無稱。哲人君子。所兢兢爾。嘗攷文心。論列諸體。獨不及序。惟論說篇有序者。次事一語。豈以序爲議論之流乎。夫序之與論。故屬懸殊。序譬之衣裳。之有冠冕。而論則繪象之九章也。序比于綱罟。之有綱維。而論則烏羅之一目也。文集之有序也。自元晏嘯揚。三都紙貴。厥後昭明。感於五柳。義等式廬。滕王美彼蘭成。榮同置體。而彥昇述文憲之作。旣大類頌文。載之弁宣公之言。又全成傳體。玉臺新詠。其徐集之壓卷乎。美意泉流。佳言玉屑。其爛

燠也。若蛟蜃之嘘雲，其鮮新也。如蘭若之集翠，洵足仰苞前哲，俯範來茲矣。會昌一品集序。詞沿唐季，氣軼漢京。義山灑穠芳而削藁于前，榮陽奮健翰而竄定於後。等百谷之上善，若兩驥之爭驅。固稟古序之規模，亦昭後學以觀止也。若乃蘭亭志流觴曲水之娛，滕閣標紫電青霜之警。此宴集序之始也。悲哉秋之爲氣，黯然別之銷魂。此贈別序之始也。今我不樂，烟景笑人。如詩不成，罰酒有數。蓋李太白、王摩詰，尤擅其勝焉。何以處我，珍重臨歧。非曰無人，殷勤贈策。蓋王子安、陳伯玉，並推厥長焉。其他支流派別，百種千名。撫絃操暢，先造新聲。顧曲徵歌，迭翻雅引。序誠多方也矣。絃序第十二。

序者，序典籍之所以作也。文選始于詩序，而書序左傳序次之。宋朝端拱元年，王元之試詔，臣僚和御製雪詩序，遂爲直史館。則試序亦舊制也。辭學指南

余按漢書梁孝王傳，稱王以功親爲大國，廣睢陽城七十里。大治宮室，爲複道，自宮連屬於平臺三十餘里。梁王與鄒枚司馬相如之徒，極遊於其上。故齊隨郡王山居序，所謂西園多士，平臺盛賓，鄒馬之客咸在。伐木之歌，屢陳。是用追芳昔娛，神遊千古。故亦一時之盛事。謝氏賦雪亦曰：梁王不悅，遊於兔園。今也

歌堂淪宇，律管蘊音。孤基塊立，無復曩日之望矣。水經注

王融傳：上幸芳林園禊宴，朝臣使融爲曲水詩序。文藻富麗，當世稱之。後日，宋弁於瑤池堂謂融曰：昔觀相如封禪，以知漢武之德。今覽王生詩序，用見齊王之盛。齊書

夫安親揚名，陳乎三德。立身行道，備乎六行。孝無優劣，能使甘泉自湧，鄰火不焚。地出兼金，天降神女。騰

麟自擾。嘯虎遵仁。陳奔黃雀之祥。禽兼赤石之瑞。孟仁之笋出林。中華之梓生屋。感通之至。良有可稱。

按

泉自湧四語。與藝文類聚。金樓子。

載梁元帝孝德傳序同。

余中年承乏。攝牧神州。戚里英賢。南冠髦俊。車如流水。俱踵許掾之門。人同連璧。咸登樂尹之館。

按與藝文類聚所載

梁元帝懷 同上

舊志序同。

孝德傳序曰。夫天經地義。聖人不加。原始要終。莫踰孝德。能使甘泉自湧。鄰火不焚。地出黃金。天降神女。感通之至。良有可稱。

同上

忠臣傳序曰。夫天地之大德曰生。聖人之大寶曰位。因生所以盡孝。因位所以立忠。事君事父。資敬之禮。寧異。爲臣爲子。率由之道斯一。忠爲令德。竊所景行。且孝子列女。逸民咸有列傳。至於忠臣。曾無述製。今將發篋陳書。備加論討。

同上

忠臣傳諍諍篇序曰。富貴寵榮。人所不能忘也。刑戮流放。人所不能甘也。而士有冒雷霆。犯顏色。吐一言。終知自投鼎鑊。取難刀鋸。而曾不避者。其故何也。蓋傷茫茫禹迹。毀于一朝。赫赫宗周。滅成禾黍。何者。百世之後。王化漸頹。欽若之信既盡。解網之仁已泯。徒以繼體所及。守器攸歸。出則清警傳蹕。處則憑玉負屐。事無暫舛。意有必從。所謂生於深宮之中。長于婦人之手。未嘗知憂。未嘗知懼。況惑襲人之巧笑。迷陽阿之妙舞。重之以刳斲。用之以逋逃。亦有傾天滅地。汗宮瀦社之罪。拔本塞源。裂冠毀冕之覺。於是策名

委質守死不二之臣。以剛腸疾惡之心。確乎貞一之性。不忍見霜露麋鹿。栖於宮寢。麥穗黍離。被於宗廟。故灑血抽誠。披胃見款。赴焦爛於危年。甘滅亡於昔日。冀桐宮有反道之明。望夷無不言之恨。而九重懸遠。百雉嚴絕。丹心莫諒。白刃先指。見之者掩目。聞之者傷心。然後鳴條有不收之魂。商郊致白旗之戮。同上

忠臣傳死節篇序曰。自非識君臣之大體。鑒生死之宏分。何以能滅七尺之軀。殉一顧之感。然平路康衢。從容之道。進危途險徑。忠貞之節。興登平路者。易爲功。涉險途者。難爲力。從容之用。世不乏人。忠貞之概。時難屢有。同上

丹陽尹傳序曰。傳曰。大夫受郡。漢書曰。尹者正也。及其用人。實難斯授。廣漢和顏。接下子高。自輔經術。孫寶行嚴霜之誅。袁宏留冬日之愛。自二京板蕩。五馬南渡。固乃上燭天文。下應地理。爾其地勢。可得而言。東以赤山爲成臯。南以長淮爲伊洛。北以鍾山爲華阜。西以大江爲黃河。旣變淮海爲神州。亦卽丹陽爲京尹。雖得人之盛。頗愧前賢。而盼遇之深。多用宰輔。皇上受圖負扆。寶歷維新。制禮以告成功。作樂以彰治定。豈直四三王。六五帝。孕夏陶周而已哉。若夫位以德敘。德以位成。每念忝蒞京河。茲焉四載。以入安石之門。思勤王之政。坐眞長之室。想清談之風。求瘼餘晨。頗多暇景。今綴采英賢。爲丹陽尹傳。同上

全德志序曰。老子言全德歸厚。莊周言全德不刑。呂覽稱全德之人。故以全德創其名也。此志隆大夫。爲首伊人。有學有辯。不天不貧。寶劍在前。鼓瑟從後。連環炙轂。雍容卒歲。駟馬高車。優游宴喜。旣令公侯據掌。復使要荒厥角。入室生光。豈非盛矣。若乃河宗九策。事等神鈞。陽雍雙璧。理歸元感。南陽樊重。高閣連

雲北海公沙門人成市。咨此八龍。各傳一藝。夾河兩郡。家有萬石。人生行樂。止足爲先。但使樽酒不空。坐客恆滿。寧與孟嘗聞琴。承睫淚下。中山聞樂。悲不自禁。同年而語也。同上

懷舊志敘曰。吾自北守琅臺。東探禹穴。觀濤廣陵。面金湯之設險。方舟宛委。眺玉筍之干霄。臨水登山。命儔嘯侶。中年承乏。攝牧神州。咸里英賢。南冠髦俊。蔭真長之弱柳。觀茂宏之舞鶴。清酒繼進。甘果徐行。長

安羣公。爲其延譽。扶風長者。刷其羽毛。于是駐伏熊。迴駟原缺命鄒湛。召王祥。余顧而言曰。斯樂難常。誠

有之矣。日月不居。零落相半。素車白馬。往矣不追。春華秋實。懷哉何已。獨軫魂交。情深宿草。故備書爵里。

陳懷舊焉。同上

贈祕書監顏元孫撰。史籀之興。備存往制。筆削所誤。抑有前聞。豈唯豕上加三。蓋亦馬中闕五。迨斯以降。舛謬實繁。積習生常。爲弊滋甚。元孫伯祖。故祕書監貞觀中。刊正經籍。因錄字體數紙。以示讎校。楷書當代共傳。號爲顏氏字樣。懷鉛是賴。汗簡攸資。時譏頓遷。歲久還變。後有羣書新定字樣。是學士杜延業續修。雖稍增加。然無條貫。或應出而靡載。或詭衆而難依。且字書源流。起於上古。自改篆行隸。漸失本真。若總據說文。便下筆多礙。當去泰去甚。使輕重合宜。不揆庸虛。久思編輯。頃因閑暇。方契宿心。遂參校是非。較量同異。其有義理全僻。罔弗畢該。點畫小虧。亦無所隱。勒成一卷。名曰干祿字書。以平上去入四聲爲次。具言俗通正三體。偏旁同者。不復廣出。謂念爰氏回曰。召之類是也。字有相亂。因而附焉。謂彤彤究禱禱。禱之類是也。所謂俗者。例皆淺近。唯籍帳文案。券契藥方。非涉雅言。用亦無爽。儻能改革。善不可加。所謂通者。相承久遠。可以施表奏。

黷啓尺牘判狀固免詆訶

若須作文言及選曹銓試兼擇正體用之尤佳

所謂正者並有憑據可以施著述文章對策碑碣將爲允

進士考試理宜必遵正體當明經對策貴合經注本文

有此區別其故何哉夫筮仕觀光惟人所急循名責實有國恆規既考文辭兼詳

翰墨昇沉是繫安可忽諸用捨之間尤須折衷目以干祿義在茲乎綆短汲深誠未達於涯涘岐多路惑

庶有歸於適從如曰不然請俟來哲干祿字書

張說作上官昭容文集序云古者有女史記功書過有女尙書決事宮闈昭容兩朝專美一日萬幾顧問

不遺應接如響雖漢稱班媛晉譽左嬪文章之道不殊輔佐之功則異迹祕九天之上身沒重泉之下嘉

猷令範代罕得聞庶幾後學嗚呼何一作可仰然則大君據四海之圖懸百靈之命喜則九圍挾纊怒則千

里流血靜則黔黎乂安動則蒼朮罷弊入耳之語諒其難乎貴而勢大者疑賤而禮絕者隔近而言輕者

忽遠而意忠者忤惟窈窕柔曼誘掖善心忘味九德之衢傾情六藝之圃故登崑巡海之意寢剪吳刈越

之威息璿臺珍服之態消從禽嗜樂之端廢獨使溫柔之教漸於生人風雅之聲流于來葉非夫元黃毓

粹貞明助思衆妙扶識羣靈挾志誕異人之寶授興王之瑞其孰能臻斯懿乎鎮國太平公主道高帝妹

才重天人昔嘗同游東壁共宴北海倏來忽往物在人亡憫雕瑄之殘言悲素扇之空曲上聞天子求椒

房之故事有命史臣敍蘭臺之新集全唐詩話

賀知章年八十六臥病冥然無知疾損上表乞爲道士還鄉明皇許之捨宅爲觀賜名千秋命其男曾子



會稽郡司馬。賜鑑湖剡川一曲。詔令供帳東門。百僚祖餞。御製送詩并序云。天寶三年。太子賓客賀知章。鑿足之分。抗歸老之疏。解組辭榮。志期入道。朕以其年在遲暮。用循挂冠之事。俾遂赤松之游。正月五日。將歸會稽。遂餞東路。乃命六卿庶尹大夫。供帳青門。寵行邁也。豈惟崇德尙齒。抑亦勵俗勸人。無令二疏。獨光漢冊。乃賦詩贈行。同上

初三藏翻因明論經。僧栖元以論示尙藥奉御呂才。才遂張之廣衢。指其長短。著破義圖。其序云。豈謂象繫之表。猶開八正之門。形器之先。更宏二知之教。立難四十餘條。詔才就寺對論。才辭屈禮拜。西陽雜俎

高秀實云。元氏豔詩。麗而有骨。韓偓香奩集。麗而無骨。時李端叔意喜韓偓詩。誦其序云。咀五色之靈芝。香生九竅。咽三危之瑞露。美動七情。秀實云。勸不得也。勸不得也。彥周詩話

徐陵玉臺新咏序云。南都石黛。最發雙蛾。北地燕支。偏開兩臉。崔正熊古今注云。燕支出西方。土人以染中國謂之紅藍。以染粉爲婦人色。而俗乃用臙脂。或臙脂字。不知其何義也。杜少陵林花著雨臙脂溼。亦用此二字。而曰樂天三千宮女燕支面。却用此二字。殊不可曉。竹坡詩話

近世有螢雪叢說。俞成元德所作。王勃滕王閣序。落霞與孤鶩齊飛。秋水共長天一色。世率以爲警聯。然落霞者。飛蛾也。卽非雲霞之霞。土人呼爲霞蛾。至若鶩者。野鴨也。野鴨飛逐蛾蟲而食之故也。所以齊飛若雲霞。則不能飛也。蓋勃之言。所以摹寫遠景。以言遠天之低。故鶩之飛。幾若與落霞齊爾。勃下句云。秋水共長天一色。亦以遠水連天。上下一色。皆言滕王閣眺望遠景。在縹緲中。如此奇也。故當時以其形容之妙。歎服二句。以爲天才。縱使方言以蛾爲霞。而野鴨逐飛蛾食之。形於賦詠。何足爲奇。俞氏又謂若雲

霞則不能飛。殊不知前輩以飛霞入詠者甚多。宋謝瞻詩。高屋眺飛霞。鮑照云。繡蕤結飛霞。江淹赤虹賦。霞晃朗而下飛。攷古質疑

王右軍蘭亭敘不入文選。王勃滕王閣序不入文粹。世多疑之。遯齋閒覽謂天朗氣清。乃是秋景。絲竹管絃。語爲重複。大慶竊謂自古以清明爲三月節。則是時天氣固清明矣。而宣紀神爵元年三月詔曰。天氣清靜。神魚舞河。然則所謂天朗氣清。何足爲病。蓋右軍承前人之誤。要未可以分寸之瑕。而棄盈尺之夜光也。乃若王勃之文。或者謂時維九月。序屬三秋。言九月則三秋可知。此與絲竹管絃同一病也。況豐城劍氣。上衝斗牛。而星分翼軫。分野尤差。然大慶考之唐書勃傳。九月九日。都督大宴滕王閣。時勃乃作序。夫唐人以上巳與重陽爲令節。都督旣於是日啓宴。勃不應止泛舉九月。蓋月字乃日字之誤也。且旣言九月。又言三秋。是誠贅矣。如云九日。則不可無三秋字。今之碑本。乃郡守張公澄所書。亦誤以九日爲九月。譌謬相承。遂致勃有重複之病。至於豫章之地。昔人所謂吳頭楚尾。按地理志。楚地翼軫分野。旣曰楚尾。則星分翼軫。豈謂深失。要之勃所作序。實近乎俳。然唐初之文。大率如此。至韓昌黎始變而爲古文爾。又豈容遽以是黜之。然則二文之不入選粹。毋亦蕭統姚鉉偶意見之不合。故去取之過苛歟。雖然。二子之文。不入選粹。而傳至於今。膾炙人口。良金美玉。自有定價。所謂瑕不掩瑜。未足韜其美也。同上

張孝曾之父少師。與洪忠宣久陷金國。其後獲歸。而終身爲秦檜之所抑。近世陳容公儲跋其墓碑云。流離區脫。視死如飴。君子有性焉。不謂命也。絕漠來歸。忠不見錄。君子有命焉。不謂性也。暨檜殞。忠宣少師二公如生。故曰知性知命。則知天矣。浩然齋雜談

題胡邦衡侍郎撰胡從周寺丞誌文。金昆玉友，無復二難。鴻筆瓊詞，有華三絕。繡篋中之遺跡，附冢上之豐碑。解白墮之嘲，脩焉隔世。圓朱褒之夢，恍若平生。偉詩禮之傳芳，森兒孫其競爽。尙襲藏於手澤，期光紹於寶章。

白墮朱褒皆一時實事。

益公題跋

任昉稱王儉在物斯厚，屈身以約，玩好絕於耳目，布素表於造次，室無姬姜，門多長者，立言必雅，未嘗顯其所長，持論從容，未嘗言其所短。宏長風流，許與氣類，雖單門後進，必加善誘，勗以丹雘之價，宏以青冥之期，詮品人倫，各盡其用，居厚者不矜其多，處薄者不怨其少，余嘗玩斯文，不能釋手，作人如此，安往而不得其所哉！故書以遺靜翁，或有補於智者，千慮之失。

山谷題跋

春游詩序云：誇拓彈於禽林，競韓盧於獸苑。

女紅餘志

晉王氏最盛，然數派非一族也。惟瑯琊之派最盛，皆導之適派也。善乎！李翰作鳳閣王侍郎傳論贊序曰：太子晉之後，有錯爲魏將，翦爲秦將，自秦至漢，有吉有駿，自漢至晉，有祥有覽，其正緒也。則悅洽、珣、珉，其旁支也。則渾戎、衍、經，此說正得其源流。

野客叢書

王勃云：落霞與孤鶩齊飛，秋水共長天一色。當時以爲工，僕觀駱賓王集亦曰：斷雲將野鶴俱飛，竹響共雨聲相亂。曰：金鷗將玉露俱清，柳黛與細荷漸歇。曰：緇衣將素履同歸，廊廟與江湖齊致。此類不一，則知當時文人皆爲此等語。且勃此語，不獨見於滕王閣序，如山亭記亦曰：長江與斜漢爭流，白雲將紅塵並落。歐公集古錄載德州長壽寺碑，與西清詩話如此等語不一，僕因觀文選及晉宋間人，往往有此語，信

知唐人句格。皆有自也。陳子昂曰。殘霜將落日交輝。遠柳與煙霞共色。曰新交與舊識俱歡。林壑共煙霞對賞。同上

尹知章序鬼谷子曰。蘇秦張儀往事之。受捭闔之術。十有二章。復受轉丸法。篋三章。文心雕龍云。轉丸聘其巧辭。飛鉗伏其精術。困學紀聞

鄭亞會昌一品集。敍云。周勃霍光。雖有勳伐。而不知儒術。枚臯嚴忌。善爲文章。而不至巖廊。歐陽公曰。劉柳無稱於事業。姚宋不見於文章。其言簡而明。非唐人所及也。同上

周書王會東越海盒。或誤爲侮食。而王元長曲水詩序用之。其別風淮雨之類乎。同上

賂賓王云。類同心異者。龍蹲歸而宋樹伐。質殊聲合者。魚形出而吳石鳴。龍蹲謂孔子。春秋演孔圖。孔子坐如蹲龍。立如牽牛。同上

盧肇海潮賦後序。馬褐牛衣。古未有 同上

對者

朱文公謂六朝人多精於禮。當時專門名家有此學。朝廷有禮事。用此等人議之。唐時猶有此意。潘徽江都集禮序曰。明堂曲臺之記。南宮東觀之說。鄭王徐賀之答。崔譙何庾之論。簡牒雖盈。菁華蓋鮮。杜之松借王無功家禮。問喪禮新義。無功條答之。又借王儉禮論。則謂往於處士程融處。曾見此本。觀其制作。動多自我。周孔規模。十不存一。今諸儒所著。皆不傳。蓋禮學之廢久矣。同上

庾信馬射賦云。落花與芝蓋齊飛。楊柳共春旗一色。王勃效其語。江左卑弱之風也。同上

汪藻字彥章。孫觀序公文曰：天下有能事，而文章爲難工。自漢迄唐，千有餘歲，一時大手筆，作爲文章，闕麗精深，桀然視天下，而自立不朽。蓋幾人而已。杜子美詩：格力自天，雄跨百代。爲古今詩人之冠。至他文輒不工。荀卿所謂藝之至者，不兩能信矣。夫道散文弊，作者衆矣。詞句儂淺，益不逮前。其間心競力取，馳騁上下，欲一蹴以造古人之域，而擇之不精，守之不固，徇名而媮，習鄙而陋，固不足與於斯文。左太沖積十年之勤，僅成一賦。劉伯倫以一酒德頌，終身而一能之。善一語之工，亦遂列於作者之林。而名後世。今公之文，所謂闕麗精深，桀然視天下後世者也。公生平無所好，至讀古聖賢之書，屬而爲詞章，如嚼土炭。嗜昌歎寤寐千載，心慕手追，貫穿百家，網羅舊聞，推原天人道德之旨。古今興壞理亂得失之迹，而意有適者，必寓之於此。登高望遠，屬思千里。凡耳目之所接，雜然觸於中，而發於詠歌者，必寓之於此。崎嶇兵亂，潛深伏隩，悲歌慷慨，酣醉亡聊，而不平有動於心者，亦必寓之於此。技與道俱，習與空會，文從字順，體質渾然，不見刻畫，如千石之鍾，萬石之簾，叩之輒應，愈叩而愈亡窮，何其盛也。宋名臣言行錄

黃太史詩云：綠荷菡萏，稍覺晚黃菊拒霜，殊未秋。觀太史詩意，似直以菡萏爲蓮花。夫菡萏本蓮花未開之狀。故說文云：芙蓉華，未發菡萏，已發芙蓉。宋之問秋蓮賦序云：玉池清冷，紅渠菡萏。李白詩亦有鏡湖三百里，菡萏開荷華之語。于此蓋可知矣。蘧圃閒評

吾友黃載萬歌詞，號樂府廣變風，學富才瞻，意深思遠，直與唐名輩相角逐。又輔以高明之韻，未易求也。吾每對之歎息，誦東坡先生語曰：彼嘗從事於此，然後知其難。不知者以爲苟然而已。夏幾道序之曰：惜乎語妙而多傷，思窮而氣不舒。賦才如此，反齎其壽，無乃情文之兆歟。載萬所居齋前梅花一株甚盛，因

錄唐以來詞人才士之作。凡數百首。爲齋居之玩。命曰梅苑。其序引云。呈妍月夕。奪霜雪之鮮。吐臭風晨。聚椒蘭之酷。情涯殆絕。鑒賞斯在。莫不抽毫斲彩。比聲裁句。召楚雲使興歌。命燕玉以撫節。粧臺之篤。賓筵之章。可得而述焉。樂府廣變風有賦梅花數曲。亦自奇特。

按梅苑序云。莫不抽毫斲彩。善遣滯。變彩舒衷。

善難漫志

唐有文選學。故一時文人。多宗尙之。少陵亦教其子宗文。宗武熟讀文選。少陵詩多用選語。但善融化。不覺耳。至如王勃諸人。便不然。滕王閣序。層臺聳翠。上出重霄。飛閣流丹。下臨無地。卽王少頭陀寺碑文。層軒延袤。上出雲霓。飛閣逶迤。下臨無地。落霞與孤鶩齊飛。秋水共長天一色。卽庾子山馬射賦。落花與芝蓋齊飛。楊柳共春旗一色。能拔足流俗。自成一家。韓柳李義山李翱數公而已。滕王閣舊置王詩序碑。當正位。昌黎作重修滕王閣記。居其旁。古心江公治隆興。遂遷韓碑居正。退勃於旁。公嘗刻碑陰。略云。勃八代未變之文。俳優語也。昌黎文一變八代。直至於道。舊見墨本。今亡之。

湛淵靜語

昔者仲尼刪三百篇。梁太子選十九首。厥後沿朝。垂名者不少。苦志者彌多。入室升堂。有其數矣。然六藝之旨。二南之風。後來未甚窮目。沈淪者怨刺傷多。取事者雅頌一貫。亂後江南鄭都官王貞白。用情創志。不共轍。不同塗。俱不及矣。今觀滄陽宰隴西李中。字有中。緣情入妙。麗則可知。出示全編。備多奇句。祇如乾坤一夕雨。草本百年春。此乃王澤所均。春風廣扇。始蘇懷古云。歌舞一場夢。煙波千古愁。因想繁華之日。引成興歎之詞。書王秀才壁句。貧來賣書劍。病起憶江湖。詩入興歎。時政如何。賦鄭道士琴。秋月空山寂。涼風一夜生。乃景清虛。真風迴返。徐司徒池亭句。扶疎皆竹樹。冷澹似瀟湘。心匠所到。景致尤疎。落花

句。酷恨西園雨。生憎南陌風。阻公子。歡動旅人感。寒江暮泊寄左僊云。煙火人家遠。汀洲暮雨寒。詩人之作。客况凄然。秋雨句。秋聲在梧葉。潤氣逼書帷。廬山句。谷春攢錦繡。石潤疊瓊琳。比興之言。搜羅尤異。江行夜泊句。半夜風雷過。一天星斗寒。恐怖一場。虛明徹曉。寄劉鈞云。閒花半落處。幽客未來時。得故人消息句。夢歸殘月曉。信到落花時。肺腸難述。懷想可知。訪龍光謙上人云。相留看山雪。盡日論風騷。見講道之相於望寒山之不舍。又七言宿廬山白雲峯重道者院句。雲開碧落星河近。月出滄溟世界秋。又海上從事。秋日書懷句。千里夢隨殘月斷。一聲蟬送早秋來。又夜泊寄詩友魚龍不動澄江遠。烟霧皆收皎月高。東林寺遠大師句。杉檜已依靈塔老。烟霞空鎖影堂深。登毗陵青山樓有感句。千里吳山青不斷。一邊遼海浸無窮。訪洞仙宮不遇邵道者句。羽客不知何處去。洞前花落立多時。憶溪居句。杜若菰蒲烟雨歇。一溪春色屬何人。賦泉句。誰當秋霽後。獨聽月明中。柴司徒亭前假山句。螢影夜潛疑曉起。茶煙朝出認雲歸。衆目所覩。他心不到。春暮懷故人句。池館寂寥三月暮。落花重疊蓋莓苔。惜春眷戀不忍掃。感物心情無計開。贈王道士云。槎浮海上波濤闊。酒滿壺中天地春。論元酒太羹。常徒有愛。述神龍真虎。賢者則知。公負勤苦。值干戈。從軍之後。受命以來。上表中朝。乞歸故國。以同氣沒世。二親在堂。棄一宰于淮西。獲安家于都邑。公之忠孝彰矣。賢彥稱之。載被朱衣。猶思丹桂。乃爲言曰。且名隨榜上者衆。藝逐雲高者稀。今之人祇傳方干處士。賈島長江。何須第一者哉。公理淦民。飲淦水。清白著矣。歌詠興焉。况今賢爲寶。以禮示人。必當闡籍。將書清庭。即踐愚生於邂逅。得遂披承時也。素月流天。澄江如練。對滄州而援筆。乏麗藻以當仁。以公五七言兼六言一百篇。目曰碧雲集。癸酉年八月五日序。孟實於碧雲集序。

王右軍蘭亭序。絲竹管絃。本出前漢張禹傳。而三春之季。天氣肅清。見蔡邕終南山賦。熙春寒往。微雨新晴。六合清明。見潘安仁閒居賦。仲春令月。時和氣清。見張平子歸田賦。安可謂春間無天朗氣清之時。王右軍此筆。蓋直述一時真率之令趣耳。脩禊之際。適值天宇澄霽。神高氣爽之時。右軍亦不可得而隱。非如今人綴緝文詞。並爲春間華麗之語。以圖美觀也。野客叢書

蓋聞元枵之野。鬼方難測。朱鳥之會。神道莫知。而緹縵曉披。旣辨黃鍾之氣。靈臺夕望。便知玉井之色。復以談乎天者。雖絕名言之外。存乎我者。還居稱謂之中。余幼學星文。多歷歲稔。海中之書。略加尋究。巫咸之說。偏得研求。雖紫微迢遞。如觀掌握。青龍顯晦。易乎窺攬。羨門五將。亟稱玩習。韓終六王。常所寶愛。至於周王白雉之筮。殷人飛燕之卜。著名聚雪。非關北極之山。卦有密雲。能擁西郊之氣。文通七聖。世經三古。山陽王氏。真解談元。河東郭生。纔能射覆。兼而兩之。竊自許矣。梁元帝洞林目錄

唐高無際漢武帝後庭鞦韆賦序云。臣才非馬融。位叨麟閣。屬祕書監博陵崔公畫鞦韆障。而得一觀。皓齒蛾眉。徧於後庭。鞦韆之觀樂焉。文苑英華

呂溫地志圖序云。廣陵李該博達士也。學無不通。尤好地理。乃裂素爲方儀。據書而畫。命之曰地志圖。觀其粉散百川。黛凝羣山。元氣剖判。成乎筆端。同上

李德裕集序二首。蓋鄭亞先委商隱代作。亞後改定。故有異同。今德裕集用鄭亞作。文苑英華辨證

李文饒別集與桂州鄭中丞書曰。某當先聖御極。再參樞務。兩度册文。及宣懿太后耐廟制。聖容贊幽州記。聖功碑。討回鶻制。討劉稹制。五度黜夏斯書。兩度用兵詔勅。及先聖改名制。告昊天上帝文。并奏議等。

記。聖功碑。討回鶻制。討劉稹制。五度黜夏斯書。兩度用兵詔勅。及先聖改名制。告昊天上帝文。并奏議等。



勅成十五卷。貞觀初，有顏岑二中書，代宗朝常相，元和初某先太師忠公，一代盛事，皆所潤色。小子詞業淺近，獲繼家聲。武宗一朝，册命典誥，軍機羽檄，皆受命撰述。偶副聖情，伏恐製序之時，要知此意。伏惟詳悉謹狀。馮氏曰：此序規模並遵來示也。同上

顧野王爲虎邱山序云：高不抗雲，深無藏景，卑非培塿，淺異棘林。路若絕而復通，石將斷而更綴，抑巨麗之名山，信大吳之勝壤也。太平寰宇記

開元十二年，沙門一行造黃道游儀以進。元宗親爲之序，文多不盡載。其略曰：孰爲天大，此焉取則。均以寒暑分諸暑刻，盈縮不愆，列舍不忒，制器垂象，永鑑無惑。因遣太史官馳往安南及蔚州，測候日影，經年乃定。大唐新語

鄧王從益出鎮定州，後主率近臣餞綺霞閣，賦詩自爲序。其略云：秋山滴翠，暮壑澄空，愛公此行，暢乎遐覽。馬令南唐書

陶晟，號州人，終於荊州副使知州事。公能詩，與宮師王相溥善，常有詩往來屬和。翰林承旨陶公穀叔事之。自前延安軍司馬授華州參軍，陶翰林爲序，親書以送之。送從叔赴華下序略曰：聖上卽位之三年，命前延安軍司馬參戎闔於華下，綏舊俗也。踐華寧秦之境，遠皇猷者五十有九年。

自昭宗東遷，歲在甲子，至聖朝壬戌歲，五十有九年矣。

于山詩云：華華二境，間皇猷遠南夏，比已亡失數旬。赤驥嘶風而可仰，玉蟾耀彩以如晝。潛編嘉作，別俟知音。攀琪樹而笑天風，鼎遷周頌，控文鱗而飛赤水。幅裂韓詩，辭多不載。洛陽耆聞記